



深深的情浅浅说

□ 马亚伟

母亲在客厅的地板上铺上席子，在上面做棉被，父亲则拿一张报纸坐在沙发上看。阳光照进窗子，暖暖的，父亲被晒得有些困意，但他依旧不肯去睡，就这样陪着母亲。两个人连电视也不开，好像担心这样的静谧时光被打扰。

父亲的报纸看得有一搭无一搭，他时不时就要帮母亲纫针，或者帮她抻一下被角。母亲做针线活的时候，父亲喜欢全程陪伴。两个人聊些陈年往事，父亲说：“那年咱们第一次去北京，看到

了天安门。那年你才28岁吧……”母亲低头飞针走线，嘴角的笑意却荡漾出来，她轻声回应：“可不嘛，那时候正年轻呢。你还记得我在天安门前拍的那张照片吗？黑白的，看着特别精神。这才几天啊，转眼就成了老太婆了……”

温馨在屋里流淌。我坐在窗前一边写字，一边看着这温情的一幕。他们好像完全忽略了我的存在。他们絮絮的话语里、淡淡的语气中，是漫长岁月酝酿出来的深情。

父亲和母亲，好像不会

表达爱，甚至一生都没有向对方说过爱字，可是，我突然觉得，这才是爱情最美的模样。平淡、自然，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，不喧腾，不热烈，却能够细水长流。彼此在平淡的岁月里，陪伴对方到白头。漫长的岁月，不仅没有磨灭心底的爱恋，反而越来越觉得对方是此生最好的选择。

想起前几天，母亲感冒了，我要给她做碗面条，父亲推开我，一定要亲自下厨。父亲说，他们年轻时就这样，母亲吃一碗父亲做的面条，百病包好。我被父亲逗笑

了，其实我明白，父亲的爱才是灵丹妙药。

父亲把面条端给母亲，说：“你这老太婆就是不听话，早就让你多穿点，就是不听，感冒了吧。”母亲笑着吃了一口，说：“你老了，手擀面做不成了，不过这挂面也是一样的味道。”父亲嘿嘿一笑。即使母亲嗔怪，也是满含爱意的。

这是“老式爱情”的模样吗？这种爱情，真让人羡慕。有些话，不是说得越多越好。深深的情，浅浅说。细水长流的幸福，才是爱最真的样子。

故乡老屋

□ 喻月嫦

斑驳的老土墙上铺陈着岁月的痕迹，我打开锈迹斑斑的铁锁，推开封存多年的记忆大门，一种久违的归宿感蔓延而来。

走进老屋，满屋的光亮迎了来，不自觉地寻它的来路，眼望高高的房屋脊梁支撑着密密麻麻的瓦，将整个室内空间扩张得高而大。阳光落了进来，洒下大大小小的光斑，将四面墙壁上的斑痕照得格外醒目，那条由上而下被岁月拉裂的墙缝透进一道光芒来，顿时让我想起

了帕蒂古丽的新寓言散文《一堵墙用裂缝说话》。

记得儿时，我经常晚起，醒来的时候，屋里已经被阳光照得透亮，母亲已下地干活，哥哥也去上学了，温暖的被窝让我无比享受，赖在床上不肯起来，一直盯着屋顶上投射下来的亮光，看着看着，总被我构想出千变万化的图像来。

父母起家的时候我们只有三间土墙瓦房，灶台紧贴在爷爷奶奶房屋的分界墙边上，日复一日的烟熏，墙面全被涂上了一层烟

墨。一口圆形大缸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跟随老房子一起入住的。很多时候，与小伙伴玩口渴了，进不了家门，就用手掬一小捧清澈的水顺入口中，顿时感觉清冽甘醇。每当水缸里面还剩下少半缸清水的时候，我和小伙伴就会把水缸当成捉迷藏、玩打仗的隐身之处，清水在我们无数次的踩踏和惊扰下变得浑浊不堪，等忙完农活的母亲回家，清洗水缸也要忙活好一阵子。

新时代背景下的老屋，仍在清唱着过去的歌谣。在

一幢幢夺目的小洋楼面前，故乡的老屋黯然失色。父母决定进行修整，以延续老屋的生命。

这座透着泥土气息的老屋，承载着父母一生的辛劳，记载着悠悠岁月中的美好往事，同时伴随着我长大，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在一次次与老屋的相逢和告别中，我的心情又一次次沉重起来，故乡的老屋实在太老了，已经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住进它里面的，抑或它又是什么时候住进我心里的。

亦师亦友

□ 王坤红

和我缘分最深的老师，当属清香老师。我们先是朋友，后是师生，亦师亦友很多年。

初中时，我去的是离家很远的学校。步行上下学，每天来回近二十里路，连个同伴也没有。妈妈打听到附近村庄的清香姐姐正在那所学校读高中，特意找到她的妈妈，拜托清香姐姐路上照顾我。

早上，我在村口小路上等着，清香姐姐远远地看到我，我就笑着打招呼：“走吧，我带你上学去。”她的笑容让我安心。下午放学，清香姐姐总会到我的教室门口等着。路上，我俩有说不完的话，采野花、捉蝴蝶这样有趣的事

情，姐姐也带我干过。后来住校，每天放学，我就成了姐姐的小跟班，和她在一起，我从来没有因为住校想家而难过。

一年后，姐姐高中毕业。整个暑假，我都在为没了姐姐的陪伴而失落。临近开学，姐姐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，她已经顺利通过乡里的民办教师招聘，成为一名初中英语教师了。

更深的缘分还在后面。我后来也转到清香姐姐任教的学校读书了，教我英语的正是姐姐。对我来说，这是多么大的惊喜啊。

清香老师年轻漂亮，经常穿一身墨绿色运动服，梳着马尾，神采奕奕，笑容甜美。同学们非常喜欢她，上

课听讲、写作业特别认真，一下课就抢着到黑板前模仿她整齐流畅的英文板书。课下，我们经常围在她身边说笑，还跟着她去学校后面的果园旁边散步、看花。那时候，清香老师经常戴着自己手工编织的毛线发带，头发拢起来，又利索又漂亮，女孩子都很羡慕。后来，我去师范读书的时候，老师送我一条她编织的毛线发带，是我最喜欢的天蓝色。

三年后，我戴着那条发带从师范毕业回到清香老师身边，成了她的小同事。我们之间的友谊更深了。虽然教的不是同一个学科，但我经常去她的课堂听课学习，学习她的口头表达，学习她的课堂设计，甚至模仿她在

课堂上的一举一动，从中受益良多。

课外活动时间，她常约我一起散步，还教我一套广播体操，提醒我：“你经常批改作文，平时要多活动颈椎。”遇到问题，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帮我想办法、出主意。

清香老师厨艺很好，变着花样给年迈的公婆改善伙食。母亲独居，她也总是三天两头去看望。老师的孝顺、体贴深深地影响了我。

清香老师要退休了，我准备了一份小礼物——一盆香水茉莉。白色茉莉花的花语是“亲切”“喜爱”，特别适合送给她，就让这清香的茉莉花带去我对清香老师深深的祝福吧。

窗外那片风景

□ 李艳玲

每个人的窗外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风景。

一早，窗外雨滴的滴答声入耳。“听，外面在下雨。”我轻声告诉妈妈，与她一起享受这美妙的大自然的声音。

我想着窗外那些原本五彩斑斓的树，经过了昨夜的雨疏风骤，是否已经零落成泥。那棵在阳光下散发着通透金色光泽的银杏，是否还有叶片飘摇。

我拉开窗帘，窗外湿漉漉的草木似乎色彩更加浓重了，远处的云雾弥漫远山，时隐时现。那棵银杏的叶子果然所剩无几，飘零枝头，却更加衬托得它风姿绰约。

我冒着细雨出门，路边法桐的叶子黄绿相间，煞是好看。我将脚下的自行车蹬得飞快，快速地瞥一眼法桐枝头的色彩，“飞”过那满地飞舞的落叶，顷刻间，我似乎也变成一片被细雨打湿、缓缓飘舞的黄叶。

《小王子》里有一段很经典的话：“你在你的玫瑰花身上耗费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。”

我的窗外，我知道那仅仅是我眼中的风景，那是我对美的追求，并不惜笔墨为它描绘。

“生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，但你可以为它赋予一个意义。”对美的传播、对文字的投入与追求，可以使生活变得有意义！

窗外风景依旧。

一树梧桐老

□ 汪亭

晨起，推开窗，一股凉意入窗袭来，不禁打了个寒战，紧了紧衣领袖口。

街道旁，一排梧桐树上青黄相间的叶儿，簌簌地落得正欢，在微风中旖旎翩跹，飘满一地。

自古有梧桐引凤之说，所以梧桐又被称为“凤凰木”。

《诗经·大雅》里写道：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萋萋萋萋，雍雍喈喈。”可见梧桐高贵，有气势，而且祥瑞。

草木中，我极爱梧桐。故乡庭院的水井旁就有一棵梧桐树，是父亲年少时栽种的。每年一到三月，桐花总会突如其来地结上枝头，铺天盖地。淡淡的紫色，串串缕缕极多，好似密密匝匝的小喇叭，齐齐地向着春天呐喊。冬日的梧桐，虽没了春日的葳蕤绚烂，却另有一番日薄夕暮的人生况味。

黄昏，穿走长长的街道，踩着松软的梧桐叶，脚下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，一路轻吟浅唱。

夜晚，倚灯闲读，窗外万籁沉静，唯有潇潇雨滴打着梧桐枯叶，敲击着空寂的屋檐石阶。不觉怀想起儿时，在故乡的庭院里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情景。恍惚一觉初醒，便已长大成人，定居他乡。

而今，望着萧瑟凄清的梧桐树，毫无遮掩地老去，心境恰似“一点芭蕉一点愁，三更归梦三更后”。